

「小讀者」停刊

以後

張任飛

大家對本國雜誌的印象是：看到過幾期，然後就停刊了。我沒有料到「小讀者」也會如此。

我們在五年前創辦「婦女雜誌」的時候，有一個即將離臺北飛東京的日本商人從松山機場打電話給我說：「我看到婦女雜誌的創刊號了，很想在它上面刊登長期廣告；但我

不知道它會不會在不久後就要停刊？」我告訴他：「你放心好了，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拆爛污的。它是不会短命的！」

一個月後，我們的「綜合月刊」創刊號也問世了。到了前年五月，又替小朋友們編印了一本月刊——「小讀者」。

九年前，美國的「讀

者文摘」月刊籌備在亞洲發行中文版的時候，我是該刊在臺灣的業務代表，幫它鋪平了能够在臺灣銷售中文版的路。那時該刊的中文版負責人是 Mr. Pierre de Russigny，我在從圓山大飯店下來的計程車上曾對他說過這樣的話：「讀者文摘中文版的將成為臺灣銷數最多的一

本中文雜誌，它是美國人辦的；我是中國人，自覺十分慚愧！」他聽了不說一句話，只看看我。

我在這裏願意坦白地、公開地說出心中想說的話：我們一直是想把本國的雜誌辦好。中國人也是頂聰明、頂能幹的，爲什麼我們不能像外國人做得那麼好？我們不應該看不起自己，只應該督促自己去努力做。

根據這個願望，我們訂下的原則是：在國內現有的條件下，我們能把雜誌編得和印得怎樣好，就要把它們編得和印得怎樣好。於是，慎選年輕有爲的編輯，支付較高的稿費

，聘用最好的藝術人員，選用好的紙張，託最好的印刷廠印。一切都是不計成本。於是，成本要比別人辦的雜誌高出一倍至兩倍，賣出一本雜誌的錢不夠這本雜誌的成本。

承蒙大家都說：「雜誌不錯。」我們自己覺得：如和外國的好雜誌比起來，還差得遠！我們仍一直在鞭策自己，要再改革內容，要把文章寫得更好。

我們還有一本已經出版了十一年的英文雜誌，叫「臺灣貿易月刊」，是專供和臺灣有商業往來的外國人看的，本國的讀者們很少知道它。我們現有

四十位工作人員，可以說是本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雜誌公司（如和外國比較起來，又是太小了）。我們還想再創辦別的雜誌，都已擬好了計劃。

從去年七月起，紙價是一天一個行情，有時上午和下午的價格不同，而且很難買到。印工也漲了。目前的實情是：印工漲了一倍，紙價漲了近兩倍。「小讀者」是兒童刊物，不容易找到廣告，銷數越多就賠錢越多，只好從今年二月起宣佈停刊了。但它並非壽終正寢，我們希望只停半年，等紙價穩定（當然不會跌價）了再重訂計劃復刊。

世界各國的各種物價都在漲，臺灣無法例外。我們對本國物價問題的看法是：也許要等到二月中旬後，各種物價就都會漲定了；有些物價如是漲多了，會稍稍跌一點；於是各種物價會在一個新的水準上穩定下來，大家就可在此新物價水準上再活動起來。我們在過去十年、或十五年中所享受的低價時代是過去了，只能回憶了。

「小讀者」停刊，我們不怨任何人。紙廠和印刷廠也都有他們的困難，都不能不漲價。我們一向認為出版事業（或文化事業）也是各種行業中的一種，應該循正當的商業途

徑自謀生存和發展，所以也不應該說政府沒有幫忙。我們沒有請求政府幫忙，也不應該這麼做。我們一向主張政府不應該優待或補助任何私人企業，包括出版業在內。

我們只是這樣感覺：現在是出版業最困難的時候，或者說，雜誌是無法辦下去了。紙價和印工可以天天漲，雜誌的售價和廣告費率不能每月調整呀！前天，送報人對我的太太說：「報紙要從明天起漲價了。」（其實，這件事還未完全決定）。我家本來訂了三份早報和兩份晚報，太太馬上做了決定，告訴送報人說：「從明天起減掉一份早報和一份

晚報。」

我回到家，她說起這件事的時候，我就這麼想：我家的情形如此，別家的情形也會如此。米和菜是非買不可，報紙是可以少訂，雜誌是可以不看的。我們又怎麼敢在太太們和女兒們每天埋怨「今天這樣東西漲了多少，那樣東西漲了多少」的心情下去提高雜誌的售價，再刺激她們一下呢？如果乘這時期提高雜誌的售價，不訂不看的人一定很多，又是得不償失。

只好再撐下去了！不管怎樣，我們只願也只能犧牲一種刊物——「小讀者」。我們的「婦女雜誌」和「綜合月刊」是絕不

停刊的。唯一的，也是最大的理由是：如果把它們都停掉，我們的前功就盡棄了，五年半來的努力就完全白費了！

「小讀者」停刊的時候，本來是可以早幾天宣佈的。我們想到那麼多的訂戶，決定要等到他們收到停刊信後才把停刊消息送到報館去。我們覺得這是一種禮貌。在給訂戶的信中，我們建議的處理餘款辦法是：一、暫存本社，等「小讀者」復刊時按原價寄滿期為止；二、暫存本社，留作購買本社即將出版的兒童叢書；三、立即退款。統計一下回信，願意等復刊的人佔百分之三十七，願意等買叢書

的人佔百分之四十一，希望立即退款的人佔百分之二十二。

還有不少的讀者們在回信中附言，寫道：

「我從創刊號起就開始閱讀和收存，現在停刊了，我覺得非常可惜。當然，我也瞭解你們的苦衷，一定是不得已的。」

「很惋惜！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見到它復刊。」

「我住在國外，常常介紹國內的朋友訂閱，沒有想到現在要停刊了，令人惋惜。」

「我最喜歡它，希望它很快復刊。」

「我感到萬分痛心。不久前中央日報副刊曾推

崇它，想不到幾天後它就宣佈停刊了。我們有點未滿期的餘款，可否請將過去出版的『小讀者』寄幾本來，我可贈送一些小朋們欣賞？」

「我們非常同情貴刊的措施，希望紙價早穩定的，早日復刊。」

「我們全家人都感到無限的難過。」

「我希望這六個月趕快地過去。」

另有一位讀者在信中這樣寫：「貴刊停止發行，對已繳兩年訂閱費的訂戶來說，是一種背信行為；仍請按時出刊，維護貴刊的信譽。」

——轉載自二月二十五日

中央副刊